

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阳光正好，微风轻拂。他和她来到体育馆西边的胡同餐馆，在餐桌两边相视而坐。他透过窗户向小路望去，行人都很匆忙，起风了，一个女子正从远处走来。他情不自禁地说：“这么大的风，那个小女孩咋还打着伞？”女子顺着他的眼光斜了一眼，嗓门猛地抬高质问道：“都多大了，还是小女孩？”餐馆里的人把目光投向了

风

李占奇

长出了口气又把头抬了起来，对面的女子依然盯着他说：“是苍蝇亲脸上了吧？”他叹了一口气，轻轻拍了一下胸口，女子问：“你刚才看啥？”男子解释：“没看啥！”他有些赌气般端起酒，一饮而尽，无奈地把目光再转向窗外。

中午的阳光给街道镀上一层金，风在街道上穿行，像一个不守规矩的顽童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只留下树梢的摇曳。

他看着窗外不说话，似乎为自己的无辜赌气。是风不正经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

几分钟前，就在窗外不远处，一个打伞的年轻女子走过，一阵风吹来，撩动着她的发梢，吹乱了额前的头发，女子一只手提理着头发，在风中吃力地走着。风像和她捉迷藏，绕着路边的梧桐树打着旋，卷



起环卫阿姨的工作帽，又一头撞进人群，吹向这个打伞的女子。伞布一下被风掀了上去，女子惊慌地向天空望着，用力抓住伞，像与一个看不见的人拔河。

面对调皮的风，女子攥着拳头强忍笑意，嘴角忍不住上扬，肩膀轻轻颤抖。她有些委屈地朝空气瞪了一眼，似乎那个人在空中更得意了。女子蹲在地上，环顾四周却撞见餐馆里的人偷笑的眼神。

风渐渐小了，女子望着风来的方向起身笑着小跑起来，裙摆与风缠绕共舞，身后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男子还盯着窗外，像是对刚才的事耿耿于怀。又过了一会，他转过脸，自嘲：“我平时挺正经的，为什么喝点酒之后就不正经了。”

风早已停了。



我的语文老师们

江力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《我的祖国》是我儿时在家乡跟语文老师江心力学会的第一首歌。每当想起这首歌，就自然想到了我的家乡，尤其是我的语文老师们。

初中语文老师刘德民是个文文静静的人，非常温和，也是我语文教育的启蒙人。我喜欢语文课，后来吃了文化这碗饭，说起来，确实和他有关。印象最深的是，有一次早操，我和老师挨着站，就主动对他说：“老师，能请您去我家里吃饭吗？”这是一个小孩子第一次对老师表达真挚的感情。刘老师很和气地说：“有好酒吗？有洋河大曲吗？”我很豪迈地说：“有！”老师笑了。这是我和老师最温暖最温馨的记忆，也是我唯一一次邀请他。多年后，他老人家已经过世，我毕业后再没见过他，也没说过一句感激的话。这个温暖的对话和温馨的邀请，成为我对刘老师最美好的记忆。

刘老师教的是语文课，也是我最喜爱的课程。他很会讲课，课程很吸引人，自然而然就把我吸引到文学的道路上来。后来考上大学后，我创办了文学

社，并担任社长，成了校团委宣传委员，后来一度操持散文及鲁迅研究，起点也是刘老师的引导与启蒙。

刘老师有些书生气，有一种骨子里知识分子的气质和尊严，他表扬我们班的一名优秀女生，说她是“书香门第”，这给我树立了偶像与标杆。我不太聪明，不长于背诵，但是在刘老师的启蒙和“标杆偶像”女同学的带动下，至今还会背诵辛弃疾的“茅檐低小”和蒲松龄的“三千越甲可吞吴”的联句。

在校园里，最吸引我的还是刘老师的语文课。离开校园时，我很是不舍，前途未卜，同学们都已离校，也许不会再回来，那种不舍和留恋至今难忘。

我的语文老师们，除了最初教我唱《我的祖国》的江心力、初中班主任刘德民，还有高中老师张恒勋，如今张老师已去世，每每想起，感念于心。恩师们的去世，祖父母的远逝，让我自然而然地认为，我的童年、少年以及青春时代的梦正式结束了。

猝不及防的温暖

羊白

记得有一年我去某所中学做了一项调研。这所学校周围的环境和交通都不算好，等我从学校出来正是黄昏时分，一条不宽的街道上有很多家餐饮店，熙熙攘攘。当时是冬季，天很冷，我走进一家面馆，想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。我刚坐下不久，才吃了几口，店里又来了一对父女。女孩穿着校服，父亲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估计是来看望女儿的吧。在学校附近，每天都有这样温情的亲人相聚的场面，我不觉得有什么稀奇，只顾埋头吃面，并没有仔细观察他们。

牛肉面味道不错，我吃得浑身冒汗，可还是感到了一丝异样。因为那位父亲一直在小声地催促女儿趁热快吃牛肉臊子，女孩有些害羞，不吭声。于是我的余光就清晰地看见了那位父亲的筷子，以及女孩的筷子，无声地在两个碗之间走来走去，运输着牛肉臊子。我歪着头，只瞄了一眼，就明白了一切。原来，这位父亲是个盲人，戴着一副墨镜。他把碗里的牛肉臊子夹到女儿的碗里，女儿不便反抗，又偷偷地夹回父亲的碗里，知道反正他看不见，小声说：“够了够了，快吃吧。”可女孩的父亲产生了错觉，他以为碗里的牛肉臊子很多，源源不断，于是就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：“闺女呀，以后你就在这家面馆吃饭，有这么多的牛肉臊子，真是实惠呀！”每一个听见的人都觉得奇怪，明白之后齐刷刷地看向老板。

老板是个壮实的中年汉子，他也听见了大家对他的赞美。他揉面的手顿了一下，似乎很得意，同时又有些惭愧，有点面子上挂不住了。他笑了笑，突然把手里的面团拍在案板上，做出了一个豪迈的决定。他把牛肉臊子锅端到桌上，操起长勺，慷慨地说：“来来来，再为同学们加点牛肉臊子，这么冷的天，多吃些牛肉热乎！”

许多年过去，我始终记得牛肉面馆里的那对父女和那个壮实的老板。那种无声的默片风格的爱意和温暖，出人意料却又尽在情理之中。而且这种温暖会奇妙地膨胀、感染和传递，猝不及防地抓住我们身体里最柔软的部位——怦怦跳动的

“穷而后工”的韩愈

谢华

《送穷文》作者、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文公，既是唐代大文豪，又是一个视财如命的人。好友请他写一点稿子，他也要稿费，不肯白写，至于应酬文章，更是不肯白白付出。

从韩愈起一直到现代，文人穷困者居多。韩愈的文章写得好，他的穷酸也是无可讳言的。文集里有很多诸如《上宰相书》《与陈给事书》一类求职的信，从中可以看出他的“穷”来。他在《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》里写道：“向上书及所著文后，待命凡十有九日，不得命，恐惧不敢逃遁，不知所为？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，以求毕其说，而请命于左右……”这大概是韩愈之前写过信，宰相一直没有回音，自己不肯就此罢休，故意委屈地说“恐惧不敢逃遁”，真是会说话。接下来就显现出他的真面目：“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，愚不惟道之险夷行，行且不息，以蹈于穷饿之水火者。既危且亟矣！大其声而疾呼矣！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！其将往而全之欤？抑将安而不救欤？”真可谓穷态毕露。

再往下：“尚得自举判官。无间于已仕未仕者，况在宰相，吾君所敬尊者，而日不可乎……今布衣虽贱，犹足以方乎此。情隘辞蹙，不知所载，亦惟少垂怜焉。”韩文公未遇时之窘态，已是活画

在纸上。我们这位文豪，其时正是命运多舛，这样一封连哭带诉的信呈了上去，仍是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，望眼欲穿，急得只好亲自上门碰钉子。

韩愈在信里说：“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，书而上而志不得通，足三及门，而闾人辞焉。惟其昏愚，不知逃遁，故复有周公之说焉。阁下其亦察之！”从这可知，韩愈确是急透了，流落京华，奔走大人先生之门，不得而入，徒然望洋兴叹，耽搁在旅馆四十多天，生活也恐慌起来，所以他不得不再上此一书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。

“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。书亟上，足数及门，而不知止焉。宁独如此而已，惴惴焉惟，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。亦惟少垂察焉。洎冒威尊，惶恐无已。”这许多的无奈之语，也惟其是在那种穷困的环境下才肯写了出来，也宜乎“穷而后工”，可不知宰相最终有没有见他，呈给宰相的著作有没有得到赏识。这只有当时的韩愈心里明白，我们也无从推测了。

此外，他写给当时有名望的人的信很多，不是历数自己的穷困就是请求鉴赏自己的文章，以求得一个位置。不过，他的信写得实在不坏，可以说是写自荐书求职的圣手了。